诗歌.笔尖微光

刘泽章 作

我曾把最滚烫的年华
交给边疆
天山南北的雪
埋过我的靴底
阿里高原的云
擦过我的钢枪
喀喇昆仑的风
割过我的脸庞
老山前线的硝烟
熏过我的军装

在国境线上
我以脚步丈量山河
以沉默守望安宁
以为青春是铁
是永不弯折的脊梁

直到战火与风霜
一同刻进我的骨血

左肩的伤
头顶的痛
在岁月里生根
左侧肋骨
数道断裂的痕迹
每逢阴雨天
便隐隐作响
诉说着当年的冲锋与坚守

高寒，缺氧，餐风露宿
超负荷的日夜
透支了年轻的身体
慢性乙肝
侵蚀着我的脏腑
胃与十二指肠溃疡
在每一次饥饿与寒冷中发作
风湿入骨
每逢换季便寸步难行

还有战后创伤综合征
在无数个深夜
将我拉回硝烟

炮声在耳边回响
战友的身影在眼前摇晃
惊醒时
一身冷汗，满心苍凉

脱下军装
我不再是冲锋的战士
成了被伤病缠绕的残疾人
曾经矫健的身躯
如今被病痛捆绑
曾经响亮的口号
化作沉默的喘息

世人只见军功章的光亮
不见我
满身伤痕，久病缠身
不见我
在深夜里与疼痛对抗
在孤独中与回忆较量

直到“笔尖微光”亮起
在渝与川之间

在残障者的心上
我终于可以
以笔为杖
以字为光

写下天山的雪
昆仑的月
老山的血
写下我为国赴难的忠诚
也写下我与病痛缠斗的倔强

我不诉苦
也不示弱
只把半生的风雨
揉进诗行
伤痕是我的勋章
坚守是我的信仰

微光虽细
却能照亮心底的黑暗
身躯虽残

军魂依然滚烫

这笔尖的光

终将照亮

一个老兵

永不低头的远方